

序

《易》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《書》曰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」從古以來，福善禍淫之理，天固不爽毫釐。即或有作善之人未嘗獲慶，作惡之人未見遭殃，其皆不無可疑。然天道無私，不報於其時，必報於其後；不報於其身，必報於其子孫，從未有善人永不獲福、惡人世享豪華者。報應之機，遲速不同，人特未之深觀而默察耳。

《金瓶梅》一書，雖係空言，但觀西門平生所為，淫蕩無節，蠻橫已極，宜乎及身即受慘變，乃享厚福以終。至其報復，亦不過妻散財亡，家門冷落而止。似乎天道悠遠，所報不足以蔽其事。此《隔簾花影》四十八卷所以繼正續兩編而作也。至於西門易為南宮、月娘易為雲娘、孝哥易為慧哥，其餘一切人等，名目俱更，俾閱者驚其筆端變幻，波瀾綺麗，幾曾識其所自始。其實作者本意不過借影指點，去前編有相為表裡之妙。故南宮吉生前好色貪財等事，於卷首輕輕點過，以後將人情之惡薄、感應之分明，極為描寫，以見無人不報，無事不報，直至妻子歷盡苦辛，終歸於為善以贖前愆而後已。

揆之福善禍淫之理，彰明較著，則是書也，不獨深合於六經之旨，且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不小。後之覽者，幸勿以空言而忽之也可！

四橋居士謹題